

终于到周末,去河边走走,如何呢?穿过喧嚣的马路,再拐个弯,观澜河蓦然出现在眼前。身心忽地轻松,长吁一口气,精神为之一振。

风呼哧呼哧地喘气,好像走了挺远的路。它也不嫌累,又往远处跑去了。树干静立着,稳稳当当的,像个端庄的少女。树枝可真不矜持,打呀、闹呀。花草呢?修长的茎吊着紫色的花,三三两两的,喇叭一样敞开着。见人来了,老想躲起来。花匠把绿植从车上抬下来,似乎是紫苏,轻轻放在整理好的空地上。它们就要在这安家了,正迫不及待地向姐妹打招呼。

从堤岸上走到水边,沿着河岸漫步。盈盈的流水从水草间穿过,发出絮絮的低语。水面明灭可见。河道拐个弯,水域忽地开阔了。白白的日光化作千万面镜子铺在水面上,不断地晃人的眼。淙淙的流水变幻着它们的形状,它们在水面上跳跃着,欢笑着。两岸的高楼和绿树倒映在水里,像一帘缥缈的梦。河对岸有人钓鱼,悠悠然地蹲着坐着,使人觉得,即使钓不到鱼,也不会沮丧。偶尔站起来收回鱼线,挂上鱼饵,再

漫步观澜河

王智

抛到水中。鱼钩砸在水面上,涟漪慢慢荡漾着,随流水远去了。

观众静静站着看。一个小朋友大声叫着:“那儿,那儿,有一条大鱼。哇,那么大。游走了。叔叔,你赶快把它钓上来呀。”“你那么大声,把鱼吓跑了。叔叔怎么钓呢?”爸爸想把孩子拉走,孩子不愿意,跳起来,扭着身子。孩子终于被爸爸拉走了,爸爸抱着他顺着台阶走到堤岸上。

前面很热闹,是观澜墟。散步的人多起来,老人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地瞧,好像在寻找逝去的时光。中年人摆动手臂健步往前,脸上现出不惧未来的神采。女子的裙摆缀满淡红的花瓣,衣袂飘摇,像是从提香的画里走出的花神。小孩子叽叽喳喳趴在水边。妈妈站在身后,一点儿不敢松懈。我走到岸上,坐在细叶榕树下歇息。微风送来清凉的绿意,顿时觉得清爽。屈曲的虬枝横在半空,浓密的碎叶遮住一片天。鸟雀在枝叶里隐身,发出欢快的鸣叫。

这里曾是深圳四大古墟之一,观澜河的浪花见证过它的繁华。人群散去,只留下空荡的街巷。老屋在燕雀的呢喃里一年年老去,也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

机。古墟被改造成传播文化的场所,美术馆、公益书房,满足了市民的精神需求。人们在这里流连,邂逅百年的时光。

继续逆流而上,穿过观澜大道。右边的堤岸上攀着爬山虎,和坚硬的水泥墙形成强烈的反差,绿意盎然的生命覆盖着冰冷的混凝土。我们走左岸,几棵尖叶杜英盛开着灿然的花朵,淡黄色的花瓣披满全身。往前走,一架藤蔓兀立在道旁,如虬龙盘旋,围绕在亭子四周,亭下长椅上依偎着一对情侣。

一个孩子抓着爸爸的手慢慢走。蜂蝶飞舞,孩子想去抓,还没伸出手,已经看不见蜂蝶的影儿。他愣了,四处寻找着,找不到也就算了。在地上看见几片黄叶,扭头对妈妈说:“妈妈,鸟。”妈妈弯下腰,“嗯,还真像一只鸟。”孩子趑趄趑趄往前走,深一脚浅一脚像踩在云上。

对岸的凤凰花开了,像一片灿然的红霞。它们开得多热烈,肯定都有一颗热情似火的心。

这些景、这些人,像一幅流动的图画。走着走着,我也成为图画里的一分子了,拘谨的身体慢慢舒展,郁积的情绪在行走中渐次释放。

责编 李宁夏
美编 陈浩阳
组版 邓湘玉
校对 陈晋杨

龍華

文藝

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

龍華新聞 11

茶与奶茶(外一首)

十里老奎

你或许知道
脚下这片土地才是茶的奶娘
只是这奶娘奶水不足
孕育不出高楼大厦与车水马龙
那茶的苦中藏匿的甘甜
胜过所有娘的乳汁
却如所有孩童鄙夷的泔水
而奶茶是大城市的千金小姐
就这个名字足已让你垂涎
不,你没有,你反而眼里放光
似瞬间吸纳了所有日月精华
你打算忤逆这片土地
执意戳破富贵的谎言
你用你的天真、信念与创意
做出一杯乡村版的奶茶
奶是酸奶,珍珠是现摘的葡萄
你将奶茶举向我时的高度
盖过我手中的这杯苦丁茶

身体里的河流 没有一滴是虚构的

我以为,忘了时间和季节
便可抹掉农民的身份
可是,身体里的河流
确确实实发源于那块贫瘠的土地
没有一滴是虚构的
没有一滴是剽窃来的
烈日下的影子是我的旗帜
土地里的庄稼是我的宣言
汗水向下,与重力无关
那只是传承的一种方式
虫鸟不懂加速度
辣椒树不需要计算器和电脑
油菜卧倒的那一刻
白色的日头与黑色的籽
交配,生出黝黑的汗珠
挂满额头。旋即,又返回土地
没有一刻停歇

帽子飞出去了

吴春丽

你够勤快,却跑不赢时间
你很想把一天的时间延长
你希望时间对自己不设限
那样,你可以有机会喘息
一夜的护士工作
在病床之间走到两脚发麻
天亮时,身体向你发出乞求
快停下来,马上歇一歇
年迈母亲的一个来电
催促你马不停蹄继续奔跑
你哥哥发烧了,你开着电动车
火急火燎,往医院方向狂奔
出门时戴在哥哥头上的帽子
跟着一股冷风飞出去了
你顾不上停下来,备忘录里
还有数十件大小不一的事情
等着你去操办

最爱小满天

游黄河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标志着夏季来临,意味着进入繁忙的农耕时节。

“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农人忙着踏水车翻水;收割下来的油菜籽也等待着打菜籽油。“缫作缫车急急作,东家煮茧玉满缲,西家卷丝雪满甍”,小满前后,蚕要开始结茧了,养蚕人家忙着摇动丝车缫丝。清代学者查慎行的《村家四月词》:“小满初过上簇迟,落山肥茧白如脂。费他三幼占风色,二月前头早卖丝。”诗中描绘说,小满时乡村蚕茧饱满白皙,农民丰收在望。

小满时节,菜园子里的棘篱竖立起来了,豆角苗、黄瓜苗伸长了细细的茎,先在半空半卷了绿色的茎,等到绕在棘篱,就有了黄白的花。真是百花开尽菜花来。屋前屋后的李子还没有全红,果子的皮已经挂上了白霜,再过几天,就有点半透明了,然后直接红了。站在树下,顺手摘两个,放在嘴边咬一口,竟是那种和着春天的青涩一起淡甜的滋味。

小满至,江南草肥果熟。单是金黄的枇杷,就美不胜收。明代诗人李昌祺的《七绝》里说“长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枇杷”。在大晴天里,池塘边的枇杷树上挂满一簇簇的金黄果子,树影倒映在水中,诗意盎然。清代诗人王泰偕在《吴门竹枝词四首其四小满》中描写:“调剂阴晴作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诗人笔下的小满,麦苗和豆藤攀援生长,枇杷黄杨梅紫,满眼艳丽。

这时候樱桃也熟了,在烟雨里,更是妖娆多姿,长长的细柄,顶着一暗红而硕大的樱桃,瓷实的光泽,如婴儿的肌肤,让人产生一种恰到好处的喜悦。明代诗人薛文炳在《闲居杂兴》写道:最

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一声布谷啼残雨,松影半帘山日悬。而江南小满之日,村野之人却无诗人一般的闲情逸致,他们或劳作于田野之中,或弯腰于蓬蒿之间,或抛秧于田埂之上。布谷鸟拖着长长的声音,在天地间号叫,偶尔能看到它们从半空中滑过。

元代诗人元淮《小满》写道:“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江南初夏之时正值小满来临之际,杜鹃声声,江南雨丝飘飞。江南的雨在小满时节也很有趣。乌黑的瓦屋上,一帐一帐的白烟,悠闲地游走,一对白鹭在山峦前空阔的水田上空稳稳地滑向远方。草叶顶上,绿叶尖上,初荷面上,还有农人的发梢上,都挂上了一粒粒的水珍珠。要是真的下起了大雨,就有人戴上斗笠,拿了小马扎出门,在池塘边垂钓。池塘里的鱼很多,倒是上钩的不多,坐了很久,才有浮漂浅动,渔人也不急,等到浮漂拖进深水里,才猛地拉起来。

荒野之处,时见楝树。而楝树已满枝细花蓬勃而开。小雨之时,雨打花落,风轻细摇,平铺一层斑斓。

惊蛰乌鸦叫,小满雀全来。原野上的小麦金黄一片,开镰的日子到了,鸟雀如赶集般过来了,它们在麦田里跳跃,在麦浪里飞腾,在麦穗上摇晃,在麦行里滑行,好像这是它们的世界,这是它们的盛宴。我听农人说,夜晚有的时候睡不着,就悄悄起来,走到窗前,深深吸一口气,闻到淡淡的麦香,转身倒头而睡,竟不知东方既白。

最爱江南小满天,满而不盈,有更青的山,更绿的水,更实在的菜花,更动情的烟雨,如江南美女,摇曳在青山绿水的阡陌中。



雨后春山

作者:祁路军